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学生文学修养文库



朝花夕拾

再现一位时代巨人的童年经历，批判封建教育对儿童的压制与束缚；怀念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浓浓深情，探寻救国救民的文化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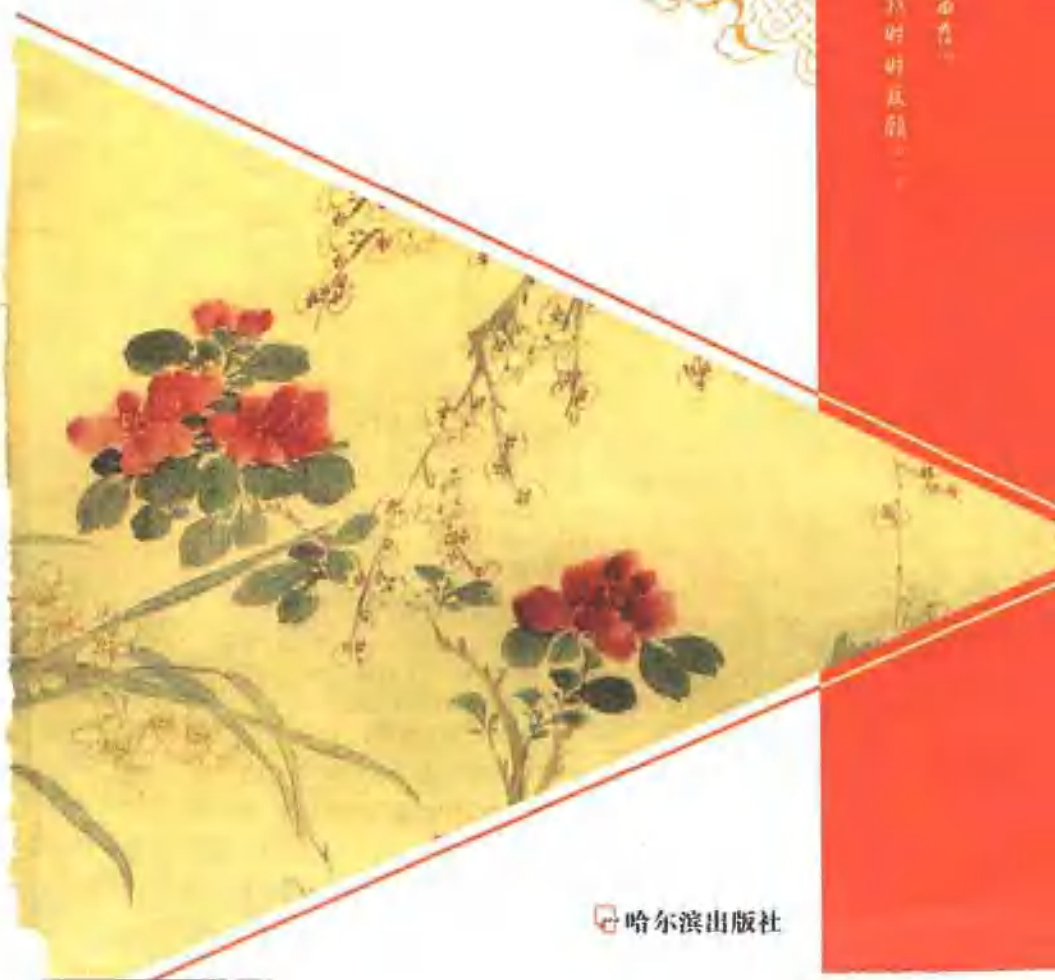


— 哈尔滨出版社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朝花夕拾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怕在回忆里，还有回来时的希望。”他们也许永远无法回来，使我们时时回顾。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花夕拾 / 李杰主编.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6.1

(学生文学修养文库)

ISBN 7-80699-625-7

I. 朝... II. 李... III. 鲁迅散文 - 选集
IV.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9262 号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杨庆旺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朝花夕拾

主 编: 李杰 副主编: 韩雪 李莹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 150040 电话: 0451-82159787

E-mail: hrbchs@yeah.net

网址: www.hrbch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哈尔滨申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字数 36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9-625-7/I·180

定价: 28.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溪



前言

生活在回忆之中总感觉像在阅读一部童话著作。童年的回忆更是如此，虽有淡淡的忧伤，虽有些许愁怅，但总体来讲，少时回忆给予众人的应该是快乐和愉悦的感觉。鲁迅的回忆故事也不例外。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于1926年所作回忆性散文的小集，共计十篇，前五篇完成于北平（今北京），后五篇写于福建厦门。初以《旧事重提》为题，先后发表于《莽原》上。1927年，鲁迅在羊城广州重新加以编订，添加了《小引》和《后记》，于次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并正式更名为《朝花夕拾》，列入其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中。

《朝花夕拾》所叙之事较为完整地记录了鲁迅先生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展示了一部清末民国初期民间生活的“小史诗”。

《朝花夕拾》是鲁迅散文风格的集中展现。这些精品散文文笔优美，深沉、隽永，读来让人回味无穷。童年琐事让人浮想联翩，深切感受到那总角之年所独有的快乐和闲适——“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

朝

花

夕

拾

QIANYAN





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读至此处，读者仿佛已随之步入了百草园之中，在鸣蝉和蜂蝶之中起舞徜徉。而文学家的使命感使鲁迅先生在回忆散文集中也加入了一系列批判礼教和国民“劣根性”的文字，这在《二十四孝图》和《藤野先生》等文章中多有体现。他在文中揭露了礼教毒害下国人的麻木、愚昧，也鞭笞了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国人的小懒散、纨绔、无知的生活作风以及麻木、可耻的“奴隶相”，读来使人思绪万千。在书中鲁迅展现了自己为何去学医，而在赴日学医过程中为何转入从事文学上来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详见《父亲的病》和《藤野先生》），这些文章流露出鲁迅先生忧民、忧国的精神，读来令人感慨良多。这些散文也成为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状态的重要史料文献。

本书流传甚广，曾被翻译成为日、英、法、俄、德等多种文字，并深得世界各地读者喜爱。

本书如有不周或失误，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2005年12月13日

目录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

现在是早已荒废了。但那时却是一个乐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

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

皂荚树，紫红的桑

椋，也不必说鸣蝉在树

上长吟，肥胖的黄蜂伏

小 引	2
狗·猫·鼠	6
阿长与《山海经》	18
《二十四孝图》	28
五猖会	37
无 常	45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56
父亲的病	65
琐 记	73
藤野先生	84
范 爱 农	94
后 记	106

CONTENTS





小引

本文作于1927年5月1日。首次在《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1927年5月25日)发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枝,屠杀共产党人,滥杀无辜。4月15日,广东军阀也在广东残杀共产党员及革命分子二千一百余人,解除黄埔军校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封闭工会与农会。中山大学学生被捕四十余人。当天下午,鲁迅冒雨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力争营救被捕同学无效,毅然宣布辞职。本文开头说:“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这就是对国民党蒋介石反革命暴行的义愤和抗议。文章说“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





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更说明了他难以抑制的悲愤之情。作者说一年前在北京“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一觉》中说：“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他从现实斗争，从周围的青年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感到十分欣慰。现在为何连“一觉”也没有了呢？后来作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从此他从进化论转为阶级论，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

《旧事重提》是书名自不待言，但作者说：“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旧事重提》含义太实，显然不如具有比喻意义的《朝花夕拾》来得含蓄、清新而高雅。作者接着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他深有感触地说：“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文章最后还说明了十篇文

《朝花夕拾》书影



章的写作时间和环境，这对我们了解和分析作品都有一定帮助。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





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各界总示威游行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回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工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
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狗·猫·鼠

本文作于1926年2月21日。首次在《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1926年3月10日）发表，副题为《旧事重提之一》。

鲁迅在写作这篇回忆性的散文时，正值“女师大”学潮之后。他不但经历了“女师大”学潮的全过程，而且积极参与了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使其“麒麟脚下露出马脚”。

本文虽然写的是“狗·猫·鼠”，甚至写到了象、老虎、蛇和墨猴等，但主要还是写鲁迅少年时代关于猫和鼠的一段富有情趣的回忆。特别是通过对猫的描写，概括出了它的本质及特征：一是它的性情和“别的猛兽不同”，“颇与人们的



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是它虽和狮虎是同族，却有“一副媚态”。更重要的是文章托物喻人，通过对动物的描绘，揭露出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的丑恶嘴脸。“现代评论”派说“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妄图以此诬蔑鲁迅是狗。而鲁迅却以章哈特博士《自然史底国民童话》一书中狗猫结仇的故事，把“现代评论”派暗喻为“没眼力”的狗，从而把这顶“桂冠”巧妙地掷还给他们。同时还进一步将他们与动物作比，说：“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从而揭露了“正人君子”的虚伪性。

作者除写了他的仇猫主要“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嚎叫”，“闹得别人心烦”之外，还写到了仇猫的远因：听了祖母讲述的猫教老虎本领而留一手的故事，认识了猫的狡猾；通过对鼠的描述，表现了对大老鼠的厌恶和对“只有拇指那么大”的隐鼠的同情；当他知道被自己救活的隐鼠“被猫吃去了”以后，便立即感到“愤怒而且悲哀，决心和猫们为敌”；虽然后来知道“那隐鼠其实并非被猫所害”，“但和猫的感情却终于没有融和”。这都说明作者仇猫理由的光明正大，“此外并无恶意”。

由于作者的思想深邃，知识渊博，使文章显出思路

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学生



* * *

祖母讲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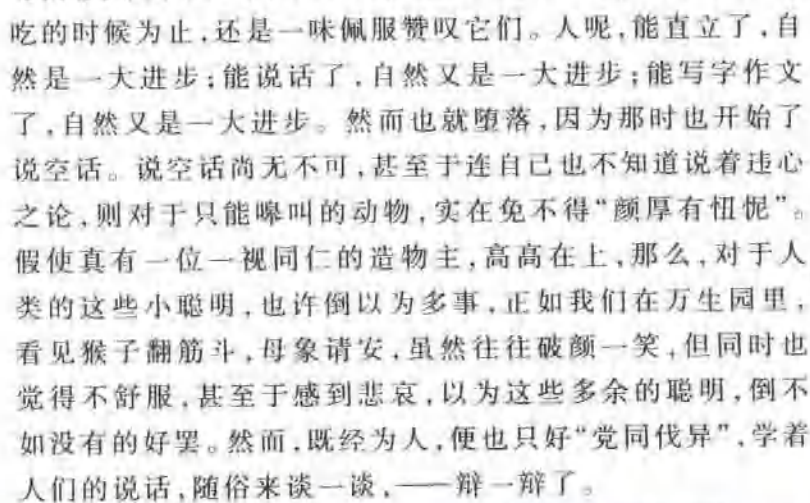


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 O. Da'hn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见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会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童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



$$2.10 \quad q^2 \equiv q^2 + 2\pi i \left(\frac{1}{2} \log \frac{p}{q} \right) \pmod{2\pi i}.$$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

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



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P. Bruegel d'A)的一张铜版画 *Allegorie der Wollust* 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S. 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

鲁迅全集



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人们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采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化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

但是，这都是近时的话。再一回忆，我的仇猫却远在能够说出这些理由之前，也许是还在十岁上下的时候了。至今还分明记得，那原因是极其简单的：只因为它吃老鼠，——吃了我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

听说西洋是不很喜欢黑猫的，不知道可确；但 Edgar Allan Poe 的小说里的黑猫，却实在有点骇人。日本的猫善于成精，传说中的“猫婆”，那食人的惨酷确是更可怕。中国古时候虽然曾有“猫鬼”，近来却很少听到猫的兴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经失传，老实起来了。只是我在童年，总觉得它有点妖气，没有什么好感。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